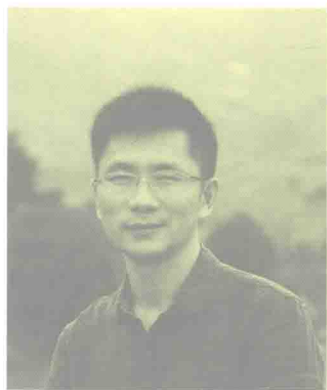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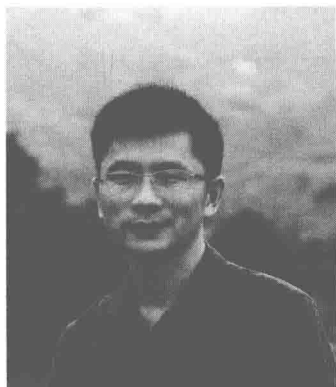


出离心

CHU LI XIN

沈念◎著

所有的消失，将在梦中聚集；所有的出离，都在远方漂移。



出离心

CHU LI XIN

沈念◎著

所有的消失，将在梦中聚集；所有的出离，都在远方漂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离心 / 沈念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 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0990 - 8

I. ①出… II. ①沈…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126 号

出离心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沈 念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0990 - 8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撷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根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一个摄影师的死亡	1
安克雷的冬天	27
黑暗的回声	57
断 指	81
加速度	99
出离心	150
麦粒肿	179
跋	197

一个摄影师的死亡

1 按西方弗洛伊德的说法，人是某种地狱。我 N 次都把它当作是弗洛先生酒后胡诌压根就没什么表达而说的。我把他的著作放在枕边，但那仅仅为了做梦安详解梦顺当。直到我离开阳城后，我茅塞顿开地理解了弗洛先生说的那句话。

三年前，我离开的阳城。此前，我是阳城大街上有名有姓的一棵树，后来我远赴他乡谋生。树挪死人挪活，也没见得我挪动了地方就让人说活得比以前滋润多了，其实人活得滋不滋润不是别人说了算的，这得看个人心里真实的感受。阳城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二十八九年，再穷再破也会产生感情，何况它是个挺美的地方。选择离开是有原因的，我不愿意回忆，但不是说人不愿做某件事就可以不做的，这是活在世界上做人的难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在外面和别人打交道说着说着就问到了“以前是哪里的？”“干过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帮着你回忆。你支支吾吾还真不行，让别人说你这人多不够朋友，这事还藏着掖着，于是他们迫使我不得不去回忆在阳城的生活。在阳城我做过很多事情，我还记得曾被叫做摄影师，是的，陈摄影师。离开它我什么都不是了。

2 在阳城的一个夜晚我意外地遇见了周伟。

那天我正给一位新婚的顾客（阳城某高干子弟）忙碌了一天还得晚上拍闹洞房的花絮，他们可闹得够凶的，新娘子眼泪汪汪地只差嚎啕大哭了。十二点过了我才赶回家，为了操近路，我选择穿过聂家巷。其

实走哪里都是朝一个目的地，没必要在乎走哪不走哪。可这段时间我是不走聂家巷的，不是因为那是阳城有名的“红灯区”，而是我两个月前在那里欠下一个女人的钱。那是个从外地到阳城挣钱的女人，事情和你想象相同。我和她有过夜之欢，事后发现钱没带足，我以为她会生气，可她不愠不恼地，表示可以先赊账。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做这种事能赊账，我这个人就死要面子，一定要她拿着不足数额的钱。她跟我推，说大哥以后给，没事的。她一边以施舍者的姿态说话一边用左手的大拇指别着右手红通通的五个指甲，不时用余光瞟我，满含情的样子。我才懒得跟她眉目传情，后来我改变主意，不给了，她的钱太好挣了，我心里不舒服。那女人也像忘记了还有笔欠账在我这里，我担心无巧不成书地撞上她，一碰到就帮助她记忆起这笔账来了，而且你可以想象，被一个女人夜里在那个地方拦住索要钱，会是干过什么好的事情，要是传出去，我还怎样在阳城混呢。我压根就不想还她钱了，付钱就是要享受服务，她的服务不周全我就有理由扣钱，甚至不给钱。我想好了即使她找上门来就这么说。

在聂家巷，有许多我熟悉的找我拍过照的发廊妹和熟人，我决定匆匆而过，装作不认识任何人。

3 很合心愿的，没有遇见我的债主，但是看到了周伟。他西装笔挺的，头发是才从发廊里洗过并喷了赭喱水之后的顺溜和放光。我先看见他，这么晚了他还和一个女人站在霓虹灯附近调情，他的左手有力地搂住女人，五个手指落在她的乳房上，弹钢琴似的。周伟也认出了我，他怔了一下，然后一把甩脱怀里女人的手，走到我面前，嘿嘿笑了两声。陈弛，嘿，陈弛。周伟的样子看上去显得傻不拉叽的，好久不见了。我也真的感到很意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有六七年没见面了，一直不知道他到那里混去了，反正听说他没高中毕业就逃学了，他的父亲周牛皮——我的师傅，死了之后，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去了南方。这是我所知道的，至于后来呢？鬼才知道。

你看，你看……周伟指了指不远处的女人，很年轻，打扮得花枝招

展的，正等在一边不耐烦地抠着指甲。抠指甲似乎是女人所共同热爱的。那女人指间烟头的光像一团充满诱惑的火，是蛾子都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周伟此时就是一只想要扑火的蛾子。今晚……周伟的意思我能明白，我也正急着回家休息，就说，明天再联系。我递给他一张印制粗劣的纸片，上面有传呼和我经营的照相馆的名称。周伟又嘿嘿笑了两声，作了个再见的手势。我们匆匆分手了。我回过头看见周伟的手正放在那女孩的屁股上，很使劲地揉着。再用劲，还不是一块肉，能揉出金子来。

4 阳城的照相馆有多少家我真没统计过。但“青春照相馆”只有一家肯定的，这是做过市场调查，是在工商局注册申请了正式营业执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我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你，这青春照相馆是我开的。两年前的五月四日，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在城中路的109号门面，青春照相馆挂牌营业了。我的铁哥们张小鲁吆来了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放了多少鞭炮，真是记不清了，那一天很闹，我跑上跑下应酬不断，但我感觉到那一天是我生命中最风光得意的日子。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六月一日，县委县政府下达文件：

全县禁止鸣放烟花炮竹!!!

白色的牌子，红色黑体字，大街小巷睁眼可见。这当然不是我选择5月4日这天开张的动机，只能说纯属巧合。说句实在话，开张那天，照相馆还有好多事务没有安排妥当。但是青春照相馆的牌子要挂出来，正好选在五四青年节这天多有意义，这话是张小鲁说的。他还说，我曾经都是无限光荣的共青团员，这不更有意义吗？我说我俩团组织关系还在不在狗屁才知道，还是等事情做得完善些再营业不迟。但他的决定不容改变，况且他是这个照相馆的主要投资者之一，我无奈之下只好按计划行事。

青春照相馆的生意怎样？可以可以，别人问我都这么说。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条潺潺的小溪，有一股水流朝前奔走着，决不会突然冒出股洪流。“青春”不可能像财大气粗的“巴黎春”，也不会门可

罗雀，生意做得很自然。这样很好，有时候我不只是拿它当谋生手段看了，在摆弄相机时我就感觉到是在追求艺术——摄影艺术、人体艺术，这样自己像高了许多。真的，不是我故意摆谱，通过照相这件工作我确实提高了自己的审美品味，哪怕我还是没赚钱，只能是维持，利润就花在朋友聚会，人情来往，伙食等琐碎生活开销上。上半年还借了一部分钱添置了一台廉价的便携式摄像机。摄像机是专用来拍摄婚礼葬礼的，按每小时20元收费。这可是近两年来阳城最风行的，可惜我的摄像机买得迟了点，错过不少赚钱的机会，真是商机如战机，机不可失呀！平时我一般是拍些普通的黑白身份照片，男女中学生还有聂家巷女孩的艺术照，每天事情都不是很多，闲下来，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看足球赛。我喜欢和张小鲁在一起研究国外一些球队赛前的人员安排，阵型的布置，哪个转会啦，转到哪多少钱啦。我们还有个共同的习惯，从来不看国内比赛，这不能说我没有爱国心，这和足球是两码事。别人的球踢得好，我是欣赏球赛又不是比谁爱国，而且爱国又不能当球赢。你说对不？张小鲁多次和我凑在我那台旧式18吋东芝电视机前，有时显像管老化出问题，突然间黑屏只剩下中间闪着一条光缝。张小鲁或者我就走上前稍稍用力一拍，再拍一下，好了。我俩自嘲是真正的球迷，不同一般的执着，看球从不大呼小叫的，碰上自己喜爱的球队输了也轻易不言放弃，这就是我们能结下如此深厚的友谊的原因之一。

作为真正的朋友，是要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喜爱的对象的。

5 我猜周伟第二天一定会找到门上来，像他这种人没文凭没知识没多少力气，迟早会回到阳城这地方来的。

结果出人意料，他一个星期后才呼我，当时我正在看一张足球报。周伟说想见我。我说，你坐个慢慢游到城中路青春照相馆来。他说，什么照相馆？我大声说，青春照相馆，青草的青，春天的春。然后把电话挂了，骂了句傻B。我对周伟印象不太好，也不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但八九年前我们过从甚密，那时我们在同一所高中，不同级，但经常一起逃学，找偏僻角落的录相厅看乱七八糟的片子，然后互相配合

到对方的家里骗父母辛辛苦苦赚的钱，说学校要交什么费，我们还一起去衬过别人的脸面打群架，不过架一直没打起来，火药味浓烈，有些惊险，结果又不了了之。我早想好了若是真打我就撤，周伟说得更直截了当，不撤那是蠢猪。有一点要郑重声明的是，那时周伟就喜欢找妹子玩，他性成熟得厉害，像个柿子软了，捏一捏就有东西要喷出来。这是我与他的一个区别……

半个小时后，我听到了门外怦怦的敲门声，声音很大。我知道肯定是周伟来了，他站在门外大声喊，陈弛，开门。敲门的声音从来都这么大，这点他一直没变。我把报纸一掀，说，来了。

陈弛，现在你发了吧。周伟扒过一张靠背椅，还没坐下来。

我说，你看我这像发了的样子吗？

嘿嘿，我听人说你的照相馆在阳城蛮吃得开的，还有你不少风流韵事哟。周伟笑着说。

你别乱讲。我再风流也比不上你，你不早就有“风流一郎”的绰号吗？

那都是陈年老皇历了，亏你还惦记，现在世道都变了。

是变了，我说，如今生意不好做，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做这行没啥前途，只是混口饭吃。

唉，要是我爸爸在，你们一起做，开一家阳城最大的影楼，肯定没人比得上。周伟满脸惋惜的样子。

我没有说话。想避开这个话题，便问，这几年你跑哪儿去了？

周伟的眼里像是发现了金子一样地发光了。嘿，这几年还真没白跑，你知道我到过多少地方，你真不知道。陈弛，你不晓得外面的世界多美妙，那个漂亮妹子多得……不说多的，我跑一趟深圳，就要花掉你一台进口尼康货的钱。那钱赚起来跟纸一样，真不叫钱。

不叫钱叫什么？我把看完的球报夹在一个自制的报夹上，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周伟说，陈弛，走，我请你消夜，顺便给你说说我的经历。

水乡街灯红酒绿，人声喧天的。这里的消夜是阳城最有名的，聂家

巷就依傍着水乡街，说不清谁是靠谁火起来的。我们挑了个稍偏僻的地方坐下，烤了两条鱼，一手牛筋，炒了两盘卤味，点了一碟泡菜，四瓶啤酒。周伟喝酒的厉害我是见识过的，他一般是不用杯子的，就用瓶子。他这个习惯也没变，两瓶啤酒下肚，周伟的话闸子打开了一发不可收拾。但他的话我不知该不该信，以前他的为人我是清楚的，好吃懒做，直想天上掉下金元宝。从他爸爸去世后，学习更差了，没人管他更自由自在，高三第一期他就离开了校园，卖了家里的值钱货，谁也没告一声就在阳城匿迹了。

周伟一张嘴巴长得有点不正，两颗门牙往外凸出，说话时鼻子里嗯嗯地夹了很重的鼻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你看看。我看清楚了，那上面他挂的头衔是“西夏大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理、总策划”。我笑着说，你这是传的什么媒，策的什么划呀？

周伟一本正经地说，电影，电视，出版，广告文案，什么都做，什么钱好赚就做什么。我这公司是位香港老板投资的，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很响。你没听说过？

我摇摇头。他说现在你不是知道了吗？

喝了酒的周伟喜欢说话，对我没了顾忌。他一会扯公司的气派，一会又说到他创业的艰难。突然他压低声音说，我刚出去那两年，真是过了苦日子，还被当作盲流遣送回来，让我从火车上逃了。后来我靠的是女人过的幸福日子，同样的女孩子，到了香港，就挣的是港元，是大把大把的港元，还是香港佬有钱。

我说，你不是在做人贩子？

别大惊小怪的，人贩子太难听了，我可干不了这个，搞不好是要坐牢的。说白了，那时我也只是图个轻松，专门制造假证件。特别是伪造香港那边的探亲函，做一张两三百不等，生意好的日子一天可挣五六千块。周伟大大咧咧地说。

真的？要那个假探亲函有什么作用。

你不懂。那边有人组织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到香港卖淫，搞个假理由，正当申请过去，反正我只负责做假探亲函，其余的有别人管；一条

龙服务。那女的卖B真他妈的赚钱，过去一个月勤快一点的至少可挣这个数。周伟神秘地伸出两个指头。我说，二万块啊。周伟摇了摇头，你太不懂行情了，二十万，小意思。你说那做一次至少三五百元，多则八百一千，要插多少下你算一算？周伟说这话时脸上的神态很莫名，看不出是痛恨，惋惜还是自我陶醉。后来他一转语气说，现在好了，我在大昌也是有头面的人，钱也有了，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替“大昌”在阳城搞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一系列？我正想问一问，周伟来了个手机，他像是在训斥谁，又有些吞吞吐吐。说了十几分钟，他挂了手机，对我说，陈弛，真对不起，你看，我有事要先走了。我说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说，这个世界只有两件东西能让我为它奔跑，一是钱，另一个是女人。嘿嘿，下次我再请你，专门陪礼。

我说，既然这样，那你走吧，钱我来付。周伟又嘿嘿地咧开嘴笑了一下，说，陈弛，你还像当年一样爽快，这个朋友我没交错，我会在阳城帮你赚一大笔钱的。然后他叫住了一辆路过的慢慢游，消失在一片哗然的猜拳声里。我看了看桌子上菜没动多少，就去旁边公用电话打了个张小鲁家的电话，来，小鲁，到水乡街消夜，我请客。小鲁电话里有些不情愿地说，这么晚了。我骂了声，晚你个头，你把你旁边的一起带来吧。张小鲁说，什么地方？我瞄了一眼招牌，说，过桥，笔直走，到亮一手。

我折回去坐下，对服务的小妹子说，给捡一捡，待会还有人来。

6 张小鲁带着他的妹子朱琴来了，他们坐的那辆慢慢游的响声很大，十里八里的都听得见。两人真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样子，因为平时最喜欢化妆的朱琴连口红都没抹上。有一次记得我对张小鲁说，为什么你总那么走运，连朱琴这样的妹子都看不上我。张小鲁并没有生气，他一边劝我喝酒，一边说，莫急，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不了你的，除非你想多占几个坑。我当时笑了，在张小鲁眼中，我倒成了一只找不到坑的萝卜了。

张小鲁屁股还没落坐，说，你发么子神经？这么晚了来消夜，蛮潇洒了。说吧，么子事？他纠缠着要知道我请客的理由。

我说实在没什么。他一定要我说，我只好跟他讲，是周伟那个鬼回来了。

周伟，哪个周伟？张小鲁问。

你不记得了，以前周牛皮的崽。

哦，周牛皮，你的师傅啦，死了好多年了！我怎么会不记得了，他的崽，在搞么子路。人呢？张小鲁四下里望了一圈。

我说，晓得哪个妹子打他的电话，人走了。你知道他在外面搞么子路吧？张小鲁摇摇头。于是我把周伟给我说的又说给他听了一遍。

张小鲁听了蛮有兴趣的样子，说，他发财了，要他帮帮我们这些没钱的兄弟，只要能安全地赚到钱，管他搞么子路，现在还讲什么道德，要道德就不要要钱了。我看见朱琴一旁目不转眼地盯着小鲁，特崇拜的样子。

和小鲁分手后，我回到照相馆。这时我突然有些想念过去的日子，感到了时间的流逝过于飞快，一不留神，什么也来不及保存就不见了，就像是等待显影却早已曝了光的胶卷，没入显影液里什么也没看到。

7 周伟的爸爸，以前阳城的人都称他为周牛皮，是阳城“迎宾照相馆”主人——老牌子摄影师。他是市摄影协会的，曾经参加全国性的一次摄影比赛，还拿了个业余组一等奖回来，挂在照相馆门口的玻璃橱窗里，一个大红本本，丝光绒的面子，亮眼睛，一直挂到他人到马克思那里报了到。

周牛皮，我也是这么喊的，却不记得他的真名，他习惯了这种称呼，或者说是他从来没在意过别人怎么喊。我高二那年辍学后，家里就把我送到周牛皮那里学照相。我娘老子在我游手好闲的日子里坐在门口像念神一样地数落，你不读书了能干么子呢？你总要学门手艺啦，我们大人也不能养你一辈子，哪天撑脚就撑脚了。你到底是想搞点么子事呢？……我最害怕我娘罗里叭嗦了，吃晚饭时，我说，你们送我去跟周

牛皮照相吧！那时周牛皮没有带徒弟，我知道我爸爸——一个老实巴交的漆匠，跟他关系好，是酒场上的亲密战友，我的意思就是怂恿他带瓶酒，去把我的事搞定。后来我爸爸就是带了两瓶上好的南洲大曲去了周牛皮家，两个人一碟花生米，两个皮蛋，你一杯我一杯地喝了大半夜。爸爸回来时，我正在被窝里做梦，真的梦见我天天摆弄着周牛皮那台老式相机，一群妹子围着我转，比谁都牛皮。我爸爸把我从被窝里扯起来，说，明天，你就跟老子乖乖地去周牛皮那里，认真地学，学好了将来像周牛皮一样开个照相馆，再莫跟老子淘气了……照相馆我真是开了，不过我爸爸没能看到，他高空作业摔坏了腿，又肺病复发加重去世好多年了。我那命苦的娘，管不了我，一天比一天憔悴，没隔多久也熄了火。

周牛皮是我们阳城最有艺术家风度的。说这个话倒不是因为他得了个全国的奖。他的打扮很与众不同，五十岁的人，除了夏天，外面都要套一件黑色的长风衣，脑门子上顶一顶灰格子鸭舌帽，一副眼镜要戴不戴地顶在帽子上。他在阳城街上走，到处都是他的熟人，逢过年过节生日什么的，大家都愿意上他那里照相。阳城的人喜欢照相，这在当时交通闭塞，经济不发达，照相馆屈指可数的阳城，是件时髦事情。于是给人照相和上照相馆拍照甚至成了一种攀比，周牛皮也因为阳城人的爱好而成了更有脸面的人。人们说起周牛皮一生唯一遗憾的是老婆刚生下周伟不到一年，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年轻时可是阳城一大美女，一群群后生子跟在后面拚命地追，真是可惜了红颜薄命。周牛皮也喜欢女人，她老婆是让周牛皮免费照了几次相，魂和人就被周牛皮收掉了，这让我想到周伟是有家族遗传的。但周牛皮结婚和妻子死后就十分检点了，阳城有不少女的也打过周牛皮的主意，是主动投怀送抱的那种，可他不睬不理，顶多是“动口不动手”，开两句玩笑。背后就有女人说他只嘴巴牛，真的是个周牛皮，动真格就软了砣。

于是周牛皮，这样一个褒贬不一的人成了我的师傅，可我感到很有脸。要充分说明的一点是，虽然那时我学摄影技术没学到什么，但后来为我选择这门混饭吃的手艺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的。说来说去，我是受

过熏陶的。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我只晓得好玩，哪里学么子照相，又不愿看书自学。周牛皮晓得我是个乱弹琴，就睁只眼闭只眼，但有时也会作古正经地训斥几句，把我喊到身边，看他怎样摆弄那台老式的木架相机。那台相机就真是老古董，木头架子是上好的杉木，漆上了几遍，是我爸爸的功夫。他老人家也是阳城一个角色，油漆功夫了得。我不愿跟我爸爸去学什么漆匠，天天蹲在地上，没几年腰也弯了，头发也白了，最主要是在化学课上，我的老师讲那些油漆都是掺了化学药品的，人接触久了会不知不觉地中毒，我所以拒绝学漆匠。我不愿年轻的生命慢性死亡。这就像周伟从来不对周牛皮的照相机感兴趣一样，老话说的吧，有了就不晓得珍惜。后来那台老式相机还是被周伟卖了，拆除了作破铜烂铁卖掉的，能卖几个钱？我心里疼得要死，这败家子。

8 周牛皮是如何死的，可惜在他死的前一天和死后的两天我都没见到他。原因呢？

9 是张小鲁来了，头一天白天我跟他在街上瞎转，晚上我们找了个地方打麻将，还有桥头的张五，堤边上的李杰。第二天一清早，张小鲁喜形于色地怀揣赢我和李杰的一百八十几块钱，踩一部二八永久牌单车赶回郊区的丝绸厂上班。那一年张小鲁刚招工进厂，工资是每月七十五块六角八分。丝绸厂三四年前彻底破产，砸锅卖铁地全没了，可那年头是红火得不得了，许多人要削尖脑袋托尽关系才能挤进去的。周伟喜欢叫我陪着去找里面的青工妹子玩，可我看不顺她们，一个个头翘上天了，好象成了仙女似的。我就使劲地怂恿周伟欺骗她们。

输了钱，我有些失落，但牌桌子上有输有赢，哪里赢得输不得呢？我想先回个家，洗漱一把然后去照相馆。我输的钱其中有八十块是找周牛皮借的，是打着我爸爸的名义借的，保证过两天还，周牛皮相信了我，现在我哪里隔两天能还，当然就要争取表现好点，千万莫惹他气。

一回到家，娘的脸阴沉得厉害，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她不等我进门就抓住我的衣袖，你给我讲，昨天晚上搞么子去了，你这个忤逆子，

要气死我们啦！我不耐烦地说，一个晚上没回来怎么啦，死人啦！平时沉默寡言的爸爸一声怒吼，就是死人啦。

不到一分钟我听到门外有摩托车的声音，是派出所的黎大革，他站在门外喊：“陈弛，陈弛，快出来。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路。”我一点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我爸爸和娘就站在门口，看着我上了摩托车。临走时，我回过头对他们说：“放心吧，我没事的。”去了派出所我就知道是周牛皮死了，一个人死了，找一些人调查取证是很正常的。听说是周伟报的案，他说一早醒来，就看到周牛皮躺在地上。屋里什么也没少，只是平时镇上人都晓得的他锁钱的铁盒子是打开的，钱没看到一分。于是有人怀疑这是谋财害命。

但是派出所首先怀疑上了我。这让我很生气。那新调来的所长似乎要旗开得胜地以破获一起命案来显示其上任后的功绩，恶狠狠地威胁我老实交待，在我脑壳上作死地敲，我就抱着个头大喊大叫。所长的亲自提审让我受惊不小，但这是关系到人命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敢马虎对待，于是很老实地讲了昨晚与张小鲁等人打牌的事。张五和李杰也被喊来了，可他俩以为是派出所要查打牌的事，怕罚款，死不承认，都说昨晚在跟自己的堂客睡觉。这下把我害苦了，口供有问题。后来还是张小鲁出面证实了打牌的事，他还在那座高大的厂门口就被拦住，连班也没上，被厂里保卫科的人送来了。事情弄清楚了，我关了两天欢天喜地地出来了。张小鲁因为打牌，扣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但他一点也不懊恼，扣了工资手里还是赢了钱。张小鲁拍着我的肩膀，生怕我内疚似的，说，没事，没事。

张小鲁的爽直，成为我和他关系进一步密切的有效的推动剂。

10 周牛皮死了，我也没得地方混了，被家里搞到邻县的一所技术学校培训了一年，学的是摄影。学校是寄宿，一个星期才放出来一次。我跟周伟联系少了，跟张小鲁联系少了，跟外界联系少了，一门心思就扑在摄影的学习上。

周牛皮的死查不出线索，后来被怎么结的案我不清楚，人们像很快